



1	4
1555	
207	

207





門 14  
號 1555  
卷 207

斜川集卷第三

肩山蘇過叔黨撰

題鬱孤臺

懷玉案坡集有鬱孤臺詩自注云在虔州作時為紹聖元年叔黨詩即和其韻

澤國風煙惡平居念少游三冬霜樹少八月火雲流旅館那堪暑危臺獨覺秋遠林藏小寺虛市隔孤洲日落山銜碧江昏蜃吐樓雲峯連北斗鳥道絕南州上窅從茲逝軒裳豈足留終當思范蠡歸泛五湖舟

次韻叔父所居六首

長元案欒城集有寓居六詠東坡集亦有和詩此佚第二

第六兩首蓋紹聖三年隨坡在惠州時作永樂大典下三首題作新竹插花籬冠散見各部今

斜川集卷三

一知不足齋叢書

昭和十九年四月十日



并錄  
之

旅寓仍艱歲，谿毛入饋盤。泥芹洗秋白，露菊擷朝寒。未  
覺江湖遠，空驚歲月闌。諸兒還自喜，頗亦試艱難。  
湫隘黃門宅，喧囂半雉牆。此君時掩苒，小屋自清涼。月  
落寒梢靜，春回穉筍猖。兒童護雞犬，更看引鞭長。  
榴實江南少，依稀綴樹叉。稍存後彫質，能吐欲然花。巴  
蜀雖吾里，東軒似故家。田園隨處是，何必買生涯。  
戶外從羅雀，空階放草長。大雞俄獨立，衆卉已難藏。意  
氣矜全盛，萎蕤憫欲僵。伶俜蜂與蝶，未免歎唇亡。

次韻叔父詠竹二首

江湖猶在眼，水竹負幽尋。故買比鄰宅，期分數畝陰。影  
侵書帙亂，色映綠苔侵。蕭殺秋將至，霜餘出茂林。  
此君非草木，勁節稟佳賓。相對山陰禊，曾陪南阮貧。琳  
琅風葉響，水墨月窗勻。何必籃輿出，敲門問主人。

己卯冬至，僖人攜具見飲，既罷有懷，惠許兄弟。

案是爲元符二年坡集有用過韻，冬至與諸生  
飲酒之作，中有云愁顏解符老壽耳，關吳翁坡  
自注云符吳皆座客，蓋  
符林秀才吳子野也。

寂寞三冬至，飄然瘴海中。不嫌羈寓遠，屢感歲華窮。父



老憐飽繫肴蔬盛簋饌一歡爲子壽百福與君同已慣  
鳶飛墮真忘馬首東南音行自變重譯不須通椰酒醅  
翻白銀皮琥珀紅海南有銀皮酒 僮僮醉野獠絕倒共鄰翁  
芋人人送困庖日日豐瘴收黎母谷露入菊花叢海蜃  
羞蚶蛤園奴饋菲菘檳榔代茗飲吉貝禦霜風悵望懷  
諸阮遙知憶小馮客身雖嶺嶠逸想在瀛蓬介隱惟借  
母龐團獨侍公故山千萬里此意託飛鴻

秋思

秋入郊墟早霜高宇宙寬頭風思檄手髀肉怯征鞍俯

偃非吾事歌呼強覓歡自知毛羽短松桂不禁寒

次韻楊良卿秋雨有感二首

一飽真難得凶豐特未分連綿窗外滴惆悵頭耘雀  
啗飢謀食噉鳴夜作羣誰能補天漏我欲跨重雲  
電驅瓠建屋溪漲浪翻查身作三年客愁隨萬點鴉家  
書空繫雁燈信未占花夢裏尋歸計柴桑似有涯

王謹常再和前詩復次其韻

旅枕何曾睡恹恹到夜分崎嶇世路走辛苦夏畦耘老  
棄林泉樂來居戎馬羣登高一悲咤杳杳是燕雲

燕山雲中



王子可人處壁閒留短槎自雖疑刻鵠初不得黔鴉世  
味真嚼蠟塵心不染花相逢定相契一笑共生涯

次韻孫志康書事

午枕睡方濃雷車殷地雄彈丸屋瓦墜雲散馬牛風神  
物聊相戲驚心未解空似催詩句急添得錦囊豐

和趙朝議追詠其亡友園亭三首

宿草論交舊佳亭榜字新平疇煙漠漠野水碧粼粼挂  
劍嗟吾晚懸車歎汝伸西州不忍過朱戶鎖埃塵  
軒冕直餘事林泉獨我親揚雄雖有宅王翰孰爲鄰披

句空遺恨沾衣想自頻覩公憐友作擬德定其倫

引退元非病歸田卻患貧躬耕聊自給知命敢言屯好  
客還師鄭多金不羨秦猶能化鄰里殆類葛天民

遊英州碧落洞

懷玉案紹聖元年坡自江西赴惠  
州有碧落洞詩紹聖二年又有與

程正輔遊碧落洞詩叔黨  
此詩未知作於何時

千尺琅玕翠入雲神仙已去洞仍存寒崖但見懸鍾乳  
流水無窮瀉石門未到朱明真洞府先看峽口小崑崙  
捨舟欲問桃源路安得漁人與共論

送曇秀

長元案此紹聖三年作永樂  
大典缺載從東坡題跋補錄



三年避地少經過十日論詩喜琢磨自欲灰心老南岳  
猶能彌足慰東坡來時野寺無魚鼓去後閒門有雀羅  
從此期師真似月斷雲時復挂星河

東亭

懷玉案鑿城後集有寓居二詠東亭其一也此正和其韻似佚東樓一首攷坡集亦有和詩蓋紹聖四年謫昌化軍時作

閉眼黃庭萬想歸此心久已息紛馳幽居正喜門羅雀  
晨起何妨笏拄頤自信丹田足黎棗不憂瘴雨滯茅茨  
三山咫尺承明遠世路榛蕪誰與披

椰子冠

懷玉案坡集紹聖四年有次韻于由三首其二為東亭東樓椰子冠亦其一也鑿城

集亦有詩題云過姪寄椰子冠是此詩蓋倡於叔黨而坡穎俯同其韻也

玉佩犀簪暗網絲黃冠今習野人儀著書豈獨窮周一作  
莊叟說偈還應見祖師櫻子偶從遺物得竹皮同使後  
人知平生冠冕非吾意不為飛鳶跼墮時

大人生日

長元案据第一首七年二字當是元符三年十二月作時坡拜玉局之除此過嶺寄子由有七年來往我何堪之語蓋紹聖元年責惠州已而過海至是為七年矣餘六首尺原生貧病陰功活人世間出世字句複出疑非一時所作永樂大典依類編纂今亦無能

七年野鶴困雞羣匪虎真同子在陳四海澄清待今日



五朝光輔屬何人從來令尹元無愠豈獨原生 病貧

天欲斯民躋仁壽臥龍寧許久謀身

未試陵雲白日仙此聲固已速郵傳公在海南四方傳有白日上事

陰功何止千人活法眼要求一大緣枕上軒裳真昨夢

腹中黍棗是歸田他時漢殿觀遺鼎猶記曾陳柏寢年

昔將直道破羣纖出走寧逃此日讒塞馬未還非叟病

莫邪偶棄豈鈇銛長生有道因辭寵造物無私獨與謙

此軒裳真敝屣世閒出世固難兼

一卦已責被敷天揚州論積欠事十萬饑民粥與餽不待丹砂

錫難老自憑陰德享長年壽條固已占黃髮珠火還應

養寸田况是玉皇香案吏御風騎氣本冷然

勿驚髀減帶圍寬壽骨嶢然正隱顛不待期頤祝難老

固知穉蓑自豐年偃松再蔚千齡葉胥并新飛百尺泉

坐想山神無伎倆卻應造物報其天

疇昔東華典祕藏於今唵噉水雲鄉欲知萬里雷霆譴

要與三山咫尺望世上功名那復記洞中仙籍已難量

仇池何用追仙馭香案仍歸侍玉皇

窮寓三年瘴海濱簞瓢陋巷與誰鄰維摩示疾原非疾



原憲雖貧豈是貧，枵姬固嘗古。異夢肉芝還，已獻畸人  
世閒出世何由竝，一笑榮枯等幻塵。

次韻叔父小雪二首

懷玉案頴濱詩載藥城三集題云十月二十九日雪

屏帷夜久灰殘獸，紙帳寒驚月在窗。似聽竹聲知有雪，  
便添酒興欲傾缸。西鄰正想蒲團穩，古殿遙瞻老柏雙。  
笑窮愁拙生理不謀升斗待西江。

不來小雪猶凝地，睡起扶桑已著窗。卻喜少陵時炙背，  
不憂北海屢空缸。豐年何待豚蹄祝，薄俸聊煩蠟屐雙。  
試走湖邊望嵩少，殆如疊嶂在煙江。

次韻叔父上巳二首

懷玉案頴濱詩載藥城後集

日晏幽人未下牀，春風暗度百花香。掩關頗得禪家味，  
卻掃從教世路荒。絕口誰能論夢幻，逢人聊祇話耕桑。  
翟公門外常羅雀，要放空階草木長。

幾年零落臥江湖，樂事何人與我俱。上巳偶尋流水禊，  
流水一云脩竹泛觴聊為小兒娛。殘杯冷炙慙佳節，草服黃冠  
慕野夫。永謝輕肥追世好，窺園已愧下帷儒。

次韻叔父黃門己丑歲除二首

懷玉案頴濱詩載藥城三集是為大年

觀三年



坐閱星周幾變遷恒河見性但依然求田問舍追三徑

面壁灰心過九年公自庚辰歲歸穎昌杜門不出今十年矣早退得閒真玩

歲跣跌數息是安眠從今甲子當須記異日應無史趙

賢

卒歲優哉樂事全家庭瑞氣鬱葱然椒花頌酒祈新福

臘雪飛空作有年塞馬未歸人勿歎黃梁已熟客猶眠

穎濱遺老非虛語萬古巢由不獨賢公自號穎濱遺老

叔父生日

重耳飄流十九年我公涉世屢艱難笑看禮至爭銘鼎

便學陶宏欲挂冠枕上軒裳何足夢壺中天地本來寬

幅巾從此追巢許永愧蒼生起謝安

山澤癯仙事渺茫武陵之說亦荒唐老聃及見東周晚

季子幾同魯史長直以至仁符靜壽固非吉卜子康強

漢庭已致商顏叟寧似初平老牧羊

平生種德在斯民物理循環付大鈞今日里閭驚萬石

異時廊廟活千人退藏欲遂箕山志談笑歸來穎水濱

謾效兒童祝難老楚南靈木不知春

圖形未肯上凌煙欲了人間一大緣心法已傳黃蘗要



形神自契赤松仙爾來卜築安懸罄空使蒼生望濟川  
不用丹砂留齒髮見恒河性本依然

與王子敏相別十年今在汝見招以書將往從之  
聞其齋素臥病以詩勸之肉食

已矣君休問十年相逢定怪兩華顛長卿猶作文園令  
蘇晉長齋繡佛前隱几不堪居士病在家空學小乘禪  
隙駒安用徒勞苦爲我西來數擊鮮

次韻趙承之寄保德倅王粹公

王謝風流不愧前碧梧翠竹總森然好歸禁瑱持簪橐

卻臥關河閱歲年目送秋鴻凌絕漠坐傳烽火到甘泉  
笑君坐嘯空齋冷庭下蒲鞭無可鞭

次韻葉守端陽日湖上宴集

謬玷英髦齒故鄉西溪雲日曉蒼涼樽傾北海佳辰至  
樂入熏風晝漏長未放巾車陶令去且容拓戟少陵狂  
他時儻與安昌客還許門生到後堂

從范信中覓竹

將軍嬾著鷓鴣冠買得林丘小洞天十畝琅玕寒照座  
一谿羅帶恰通船行當雪夜尋安道先欲松風借玉川



雨洗娟娟君會否乞分半畝慰垂涎

信中見和復以前韻答之

年來短髮不勝冠終老茅茨敢怨天  
小築強追三徑樂遠游未遂五湖船  
竹林詩友欣同社花隴春風共一川  
待我西窗蔭寒碧妙香與子試龍涎

次韻韓華國相約遊嵩少

春糧已辦登山計積淖車輪四角生  
勇健無人先接淅滯畱愧我說重盟  
風回遠壑雲歸岫雨洗蒼苔屐有聲  
刻石題名須絕巘蓬萊頂上記曾行

後旬日雨止遂行至大成岡初見嵩少

青山真似有情人百里相迎列萬屯  
積翠已堪供爽氣羣趨如欲避雄尊  
少寬眼界塵埃外卻視醯雞井陌喧  
方信胷中有餘地青丘雲夢不勞吞

李方叔挽詞二首

廣文流落坐才名世爲長沙惜賈生  
明主愛才非忍棄大鈞播物豈能爭  
空嗟抱藝頻三黜不待驚人試一鳴  
賴有遺編照千古賢於萬戶寫銘旌  
豪氣崢嶸老不除求田未分賦歸歟  
功名日暮空彈鋏



鬢髮霜彫為著書想像柴門延履易淒涼  
潢水但上墟從今忍過西州路莫樹悲風擁素車

劉晦叔挽詞二首

蚤歲聲名聳搢紳晚途端合付經綸  
繡衣曾是先朝舊郎省空驚白髮新  
不羨得車誇貴仕但令遺愛在斯民  
德星臨處陰功滿高大門閤畀後人

泗濱初獲拜荆州潁水欣從杖屨游  
華髮歸來慰平昔邦人共喜見風流  
里門尚想諸郎下齷露俄驚素旆秋  
清德傳家無所遺鹿門真為子孫謀

携隱堂

果為才名困廣文天涯從仕老仍貧  
一塵未有歸耘處五斗聊為束帶人  
眾棄已甘棲廣莫先容那復慕輪囷  
幅巾他日衡茅去紈袴儒冠總誤身

次韻晁無斁與葉少蘊重開西湖唱酬之詩

鑿開北渚漲痕收倚杖波吞立鷺洲  
稍覺蒹葭相與永直疑汴泗看交流  
壽公且吸杯中月清水頻移鑑裏舟  
雖走蓬萊通帝籍邦人真欲寇公留

危構飛空舊負輪澄光爽氣壓城闈  
下臨曲水山陰禊



不障西風庾亮塵謾擬江南入圖畫只憑詩匠掃蕪堙  
少陵有句真堪詠翠竹江村月色新

自分鉏耰畢此生不須窮達問君平黃梁正與夢俱熟  
環堵真無繫欲清晚客彊陪金谷侶小詩聊學候蟲鳴  
空懷老驥心千里憔悴窮途敢請纓

次韻姚美叔約尋春之什

厭看塵土暗春晴喜見池塘翠浪生曲水會當追逸少  
斜川終擬學淵明歌呼且盡杯中物寂寞何憂身後名  
況有岑參好奇怪爲君試草漢陂行

次信中韻

萬古溪流去不回春撞湖谷石門開尋源不必武陵客  
過眼驚看灩澦堆寒碧照人無底竇鏗轟殷地半空雷  
結茅安得從僧住自把鋤耰闢草萊

次韻張子先喜雪

信道東君有化工翦裁花雨落春風忽驚區脫無餘地  
變作瑤池第一宮南畝麥秋先作瑞西山玉粒未教融  
旅人共助田夫喜一飽遙知餅餌豐

和清源陳觀性喜雪



斗酒豚蹄語未終  
飛花弄態作冲融  
寒威尙帶嘉平臘  
和氣爭先養物風  
爽入西山千仞色  
潤添南畝一犁工  
先生休道催耕拙  
趁著河東歲屨豐

歸途次呂居仁韻

勝游喜得六人閒  
說有談空許肆言  
欲學顰眉追世好  
自知捩手觸羹翻  
雄夸頗快平生願  
笑語欣陪十日溫  
卻返邯鄲尋故步  
兒童意態覺卑喧

陪中山帥登城口號

卷雨出羣山  
曉色朦朧未散煙  
雉堞橫空雲半隱

旌旂改色日爭鮮  
承平不在山河險  
臥護何須鐵石堅  
賣劍買牛從此始  
陪公千騎看秋田

再次韻荅陳帥和詩

電掃天驕到海邊  
長城千里靜無煙  
虛弦固自落驚羽  
大手何勞試小鮮  
收拾風流開幕府  
從容談笑臥中堅  
願觀橫壑千首鋒  
鏘消磨變力田

和新葺南園

道眼年來等色空  
塊蘇不羨化人宮  
敢嫌仲蔚蓬蒿陋  
久悟邯鄲夢幻中  
甕牖繩樞知達觀  
兔葵燕麥任春風



箕山咫尺行當隱巢許高蹤躡二公

次韻程秀才求作其先人埋銘

欲載揚雄老一區清名不耀力難摹但知穠蓂勤吾事  
要以凶豐畀後圖有子人人壯門戶新詩句句琢珉瑜  
夜光明月毋輕付誤認空空叩鄙夫

田家書事

路入銅鞮草木幽不堪隴水斷腸流稍逢煙火人家住  
似有桑麻場圃秋生理艱難何所樂石田辛苦若為收  
天公長與豐年好安得仁人每問牛

和楊良卿

客愁何處不相尋節物年年又見侵不為黃花思故國  
羞堪白髮負初心臨風有句空悲咤獨酌無人訴淺深  
卻羨楊卿橫槊後從嘲落帽吐衣襟

和伯充兄唱酬二首一贈伯充一寄高仲貽

倦客難堪走世塵空嗟林下見何人坐令歲月徂清夜  
夢想田園趁食新老境已侵無幾髮垂堂共愛不貲身  
一官聊為家山往要看明年濯錦春  
伯充時得戎倅欲歸蜀  
家風凜凜嗣前塵元祐庵中老道人  
仲貽家庵自謂老道人形似



子綦獨枯槁詩如開府日清新功名軒冕真餘事富貴  
遽條誤此身不有曾中陂萬頃官教白髮負青春

送李植秀才歸盱眙

濁流盡處見淮山水作清羅擁髻鬢頓覺山川無與竝

固知人物亦相關妙年官作小坡客

先君以和付八舍弟有詩曰吾衰此

無用寄與小東坡

瓢飲來同陋巷顏不為尊鱸起鄉思重親方

在白雲間

雨中遊柳溪呈志康諸公

脫我芒鞋與杖藜強隨車蓋著荷衣青山綠水苦相喚

細雨斜風不忍歸幸有琉璃傾琥珀何妨粉黛溼珠璣

瀟湘起我江湖

一作煙波

興只恐扁舟明日非

次韻任況之見贈

強辭南畝服儒冠敢意青雲便可干似是馬曹宜嬾病  
卻慚雞肋眷微官眼前簿領成何用夢裏雲山得暫歡  
為問崎嶇緣底事鬢毛蕭颯帶圍寬

知君幼好切雲冠肯為浮名俛首干應笑嚴徐吐屑吻  
欲呼屈宋作衙官地偏心遠人知少酒熟詩成我自歡  
詩誦髯劉枯槁句批糠萬事百憂寬



自穎昌歸任況之有詩次其韻

蹙拋彭澤故園歸趁見春山筍蕨齊不謂簡書誠可畏  
便尋漁釣欲重攜故人念我勤車馬走筆題詩寄象犀  
欲遣長鬚無以報太牢滋味愧羹藜

次韻徐正夫見贈

自信儒冠不誤身從教塵土滿衣巾安能學稼與學圃  
已得異書逢異人隻影自隨空四海歲寒相伴有孤筠  
揚雄何日一區老問字應當載酒頻

次韻少蘊二首

畫師安得老龍眠寫此西湖李郭船談塵生風看落屑  
詩壇餘勇戰空拳拍隄春漲雲空闊夾岸桃蹊錦接連  
到處聚觀千萬人要公膏雨作豐年  
雲間笑語雜鷓行山意波光兩浩茫老大讀書真伯業  
歌呼狎客類平陽丹青遺構風流在尊酒題詩草木芳  
湛輩不須悲歲月羊公名與峴山長

次韻伯元詠牡丹二首

珍重誰移洛下根玉盤徑尺露花新不勞鉛粉強爲色  
自是肌膚淑且真美惡本非春有意栽培直恐伎凝神



空齋獨嗅無人賞鼻送幽香息息勻

草木無情解悅人徒因見少得名新  
剪裁羅綺空爭似  
研合丹青太逼真  
尤物端能耗地力  
癡兒竟欲費精神  
願回春色歸南畝  
變作秋成玉粒勻

次韻歐陽誠發牡丹

青春過隙不多時  
佳會應須日日期  
羨子多情勤秉燭  
尋芳問柳每題詩  
洛花名字爭新見  
尤物東君翦刻遲  
安得韓湘寫奇句  
世閒鉛粉謾勞施

次韻孫志康牡丹

春事依稀見一斑  
山花灼灼強施丹  
能容丞掾歌呼

信是平陽度暈寬  
溪上有人歸獨晚  
夜闌秉燭若

但知草檄催詩債  
何必重尋落葉看

罇餘舊壓蒲萄綠  
盤有南珍荔子丹  
草草春光雖未

和  
人人酒令暫須寬  
興來勿廢無何飲  
老去難尋特地歡

慰我窮愁真待子  
憑詩寄與故人看

卜居城南二首酬兄弟甥姪

蕭蕭素髮插人頭  
世上功名得汝求  
神馬尻輿安所稅  
寸田尺宅早歸休  
結茅但使<sub>結茅</sub>膝解劍  
還須便買牛



更慕少游乘下澤不妨閭里自沈浮

采椽竹屋亦天真但喜相望北阮鄰等是南柯遊此世  
聊將傳舍誑吾身高門恐負于公志近市空慚晏子仁  
安枕、聞<sub>也</sub>吠華門圭竇固應貧

次韻孫志康喜賈子莊還任

君王物物與恩均令尹還須畏吏民投効賦歸無二頃  
上書遮闕有千人朝陽升處幽陰破暖律同時草木春  
看取子文無喜慍從來冰鑑恃堯仁

橫山道中

物外閒人日月長意行無復有重岡林深步步衣裳溼  
麥熟村村餅餌香遙想雪閒下雙鳥空懷仙子望三鄉  
欲尋好句供詩眼旋逐東風墮眇茫

小子籥與其友作瀝亭置酒泛舟唱酬之什予亦

戲用其韻

勝事隨年阿堵中老夫久絕馬牛風消磨藥石一春過  
寂寞樽罍萬事空亭下麥秋驚翠浪山前雨腳卷晴虹  
渡頭試驗豐稷意半是村醪入頰紅

題歐陽晦叔竹癖軒



海竹纖杉亂葦萑君家于樹獨淇園清陰夏簟常留客  
疎影秋光共入軒展阮孰窺塵外趣鍛嵇聊與世人論  
可憐此路今無幾桃李成蹊不待言

和良卿病目在告

寒月侵窗燭在焚幽人燕坐夢魂清一從拾得空花病  
十日不聞鼙鼓聲良卿在告免按  
教已十日矣

題李微叔所藏戴嵩暮雨圖

春雲漠漠雨垂垂水滿平疇秧稻時青蕩綠葦晚歸去  
一作青葭蕩為問市朝儂不知  
笠臥載歸

次韻韓文若展江五詠

懷玉案文若名宗武  
韓莊敏玉汝之子

山河景色本無偏須信壺中有洞天明月端來臨不夜  
珠宮玉宇澹娟娟

閑尋短棹問溪源乘興真為載酒船應學二疏辭漢早  
勝遊兼作地行仙

綠暗紅稀禁火時使君軒馭雨仍隨清風吹得江湖句  
急遣詩筒挑鼓旗

欲追急景去如飛剩賦新詩酒百卮倒載接離扶酩酊  
恰如山簡醉歸時



新醅潑蟻綠溶溶時爲賢人復一中況有能詩庾開府  
論文與歎有誰同

睡蛇已死得安眠擾擾塵中學坐禪我欲退休從杖屨  
春明門外有雲泉

山行次韻楊良卿見寄二首

山行六日已逃空況入青冥窈窕中欲寫姓名孤絕處  
恐君遺恨不吾同

出谷泉聲已轉雷忽驚山斷見離堆尋溪便欲挈舟去  
留取他時雪夜來

道中買得草屨

買得芒鞋拄杖挑心先向足躡雲霄山林本是吾歸處  
不待移文辱見招

次韻葉守端午西湖曲水

遠醜清潁入溪渠左繚孤城轉古墟豈止江湖來席上  
一蘇窮澤十千魚

暗泉百道草閒鳴已覺圓荷翠蓋傾擬欲挈舟江海去  
門前歸路是春明

一葉何時縱櫂歌空悲急景怨羲和斜風細雨添愁絕



青莢蒙頭映綠蓑

兵廚酒色似鵝兒計泛樓船會有期  
葦折荷枯秋露淨更看鏡面渺瀰時

叔度平生撓不渾注之不滿挹無痕  
甘棠訟息籃輿晚目送牛羊自下村

次韻趙伯充雪中見招

華堂玉燭夜沈沈淡月疎星作雪陰  
天為玉孫醒醉眼晚來霧松入千林

擁鼻袁生方塊然不知玉色浩無邊  
西陂欲與稽山竝

賀監風流太白船

次韻張次應見守

西城夜雨一追攀前輩風流頓覺還  
窮似少陵無裋褐空懷大厦庇千閒

叢臺

百尺危臺高入雲欲將羅綺炫強秦  
長平一戰坑俱滿臺上應無豪傑人

次韻承之乞魚於保德

尊鱸一別信音疎食指令人盡信書  
不是分甘慰愁思



臨淵空羨計無如

和叔父所居六首之一

野卉非千葉妖紅媿兩京依然守舊態誰與製新名  
琥珀圓石燕脂染落英願因少陵句草木亦鮮明

張庭實得石名小括蒼

蓬萊異石出珠宮遠澗幽龕定幾重玉井分明太華頂  
洞天疑是括蒼峯穿雲細路屏閒見落谷幽泉硯可供  
誰遣飛來在几案偽君文史老三冬

行軍城道中

北望青山幾百重秋來翠色欲摩空  
戎絕漠今無幾鳥道營糧力已窮  
巖谷有田空瑣細旌旗何日卷殷紅  
此行豈得功名事聊欲探奇訪葛洪

軍城北葛洪山甚奇是夜宿葛川驛

送李文儒赴漢東教授

自欲擔簷拾紫朱誰能碌碌守吾廬  
割鮮固已夸多獲賈勇今將試有餘  
環堵未成三徑業束裝惟載五車書  
要令洙泗行江漢歸伴諸儒校石渠

山居苦寒

十里山行步步高陰風怪穴亂呼號  
孤燈獨掩柴門夜



骨冷誰分范叔袍

汝有風穴故常多大風

牆東鑿牖納朝光掘地為爐土作牀快燄生薪聊禦臘

茅茨未必愧華堂

自掃空山勃落柴夜深猶復撥殘灰更招野叟談僖語

旋勵蔓菁手自煨

傷舍孤嫠八十餘背無完絮況裙襦分衣愧乏莊公惠

紙被聊將耐老臞

草堂之東南有梁嫗八十餘歲形貌瘠偃耳目皆廢余偶見而哀之默謂

猶子符天寒甚是且陳死當製紙被與之既而忘之一日忽遣其子來索紙被其子亦不知嫗安授此意余卒

與之然夔曠老病如此豈其神完而外遊得吾之心耶抑寒苦之極而發於夢寐也事稍異故記之

戲贈吳子野

從來非佛亦非仙直以虛心謝世緣饑火盡時無內熱

睡蛇死後得安眠饑腸自飽無非藥定性難搖始是禪

麥飯蔥羹俱不設館君清坐不論年

子野絕食不睡

次韻王幼安哭韓君表

公子雖軒冕山林契夙心坐禪新活計脫屣舊冠簪共

笑謀生拙知非涉世深頌詩畱續息妙意可銷沈

詠三瘦

勿輕三士各鳶肩氣吐虹霓詩涌泉共與扶持加藥餌



要令山澤著臞仙

題郭熙平遠

冷沙明秋浦雲收煙澹瀟湘曾學扁舟范蠡五湖深

處鳴榔

望斷水雲千里橫空一抹晴嵐不見邯鄲歸路夢中略

到江南

諸子只應見畫此中我獨知津寫到水窮天杪定非塵

上中人

右三詩見李日華味水軒日記

斜川集卷第三



斜川集卷第四

眉山蘇過叔黨撰

思子臺賦

予先君宮師之友史君諱經臣字彥輔眉山人與其弟  
 沈子凝皆奇士博學能文蘇李文饒之為人而舉其議  
 論彥輔舉賢良不中第子凝以進士得官止著作佐郎  
 皆蚤死且無子有文數百篇皆亾之子少時嘗見彥輔  
 所作思子臺賦上援秦皇下逮晉惠反復哀切有補於  
 世蓋記其意而亾其辭乃命過作補亾之篇庶幾君子



猶得見斯人曾懷髮鬚也

長元案此序永樂大典不載今從東坡文集補錄

客有自蜀遊梁係關而東覽河華之形勝兮訪秦漢之遺宮得歸然之頽基兮竝湖城之西墉弔漢武之暴怒兮悼民園之憫凶聞父老之哀歎兮猶有歸來望思之遺恫吁大臺之讒頰兮實咀毒而銜鋒敗趙國於俛仰兮又將覆劉氏之宗聞漢武之多忌兮謂左右之皆戎殺陽石而未厭兮又瘞禍於宮中忤君王之好殺兮視人命猶昆蟲死者幾何人兮豈問骨肉與王公或狂傅之淺謀兮不忍忿忿而殺充上曾不鑒予之無聊兮實

有豕心負此名而欲以兮天下其孰吾容苟道死於泉鳩兮冀稍久而自理遭大患於倉猝兮懷孤憤於水已念君老而孰圖兮嗟肉食其多鄙獨三老與千秋兮懷愛君之拳拳犯雷霆之方怒兮消積禍於一言洗沈冤之無告兮戮讒人其已晚幸曾孫之無恙兮亦足以慰夫九原東坡集云或慰夫九原雖築臺其何救兮固知已往之不諫魂勞勞其歸來兮蓋庶幾於復見也昔秦之亾也禍始於扶蘇眇斯高之嬴豕兮視其君如乳虎曾續息之未定兮乃敢探其穴而啗其雛在晉四世有君不惠孽



婦晨雠疆王定制惟愍懷之遭惟兮實追蹤於漢吳顧  
辱后之何知兮亦號呼於既逝寫餘哀於江陵兮發故  
臣之幽契仍築臺以望思兮蓋援武以自例嗚呼噫嘻  
可弔而不可哂兮不各言其子也彼茂陵之雄傑兮係  
九戎而鞭百蠻笑堯禹而陋湯武兮蓋將與黃帝俱仙  
及其失道於幾微兮狐鬼生於左臂如嬰兒之未孩兮  
易耳目而不知甘泉咫尺而不通兮與式乾其何異既  
上配於秦皇兮又下比於晉惠君子是以知聖狂之本  
同而聰明之不可恃也覽觀古初孰哲孰愚皆知指笑

乎前人而莫知後之視子方漢武之盛也冒自比於驪  
山之朽骨而況於金墉之獨夫乎自今觀之三后一律  
皆以信讒而殺子暉姦而敗國各築臺以寄哀信同名  
而齊實彼昏庸者固不足告也吾將以爲明主之龜策  
自建元以來張湯主父偃之流與兩丞相三長史之徒  
皆以無罪而夷滅一言以就誅曾無興哀於既往一洗  
其無辜獨於據也悲歌慷慨泣涕躑躅嗚呼哀哉莫有  
以楚靈王之言告者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子乎天道  
好還以德爲符惟孟德之鷙忍兮亦嗜殺以爲娛彼楊



公之愛修兮豈滅吾之蒼舒恨元化之不可作兮然後  
知風輩之果無同舐犢於晚歲兮又何怨於老驥吾將  
以嗜殺為戒也故於末而并書

颶風賦

長元案此篇永樂大典不載  
今據本傳從東坡文集錄補

仲秋之夕客有叩門指雲物而告予曰海氛甚惡非禱  
非祥斷霓飲海而北指赤雲夾日而南翔此颶之漸也  
子盍備之語未卒庭戶肅然槁葉蔌蔌驚鳥疾呼怖獸  
辟易忽野馬之決驟矯退飛之六鷁襲土囊之一作暴  
怒持一作掠眾竅之叱吸予乃入室而坐斂衽變色客曰

未也此颶之先驅爾少焉排戶破牖隕瓦擗屋礮擊巨  
石揉拔喬木勢翻渤澥響振坤軸疑屏翳之赫怒執陽  
侯而將戮鼓千尺之濤瀾襲百仞之陵谷吞泥沙於一  
卷落崩崖於再觸列萬馬而竝鶩潰一作會千車而爭逐  
虎豹讐駭鯨鯢奔蹙類鉅鹿之戰殷聲呼而動地似昆  
陽之役舉百萬於一覆予亦為之股慄毛聳索氣側足  
夜拊榻而九徙晝命龜而三卜蓋三日而後息也父老  
來言酒漿羅列勞來僮僕懼定而說理草木之既偃葺  
軒檻一作楹之已折補茅屋一作茨之罅漏塞牆垣之頽缺



已而山林寂然水波不興動者自止鳴者自停湛天宇  
 之蒼蒼流孤月之熒熒忽悟且歎莫知所營嗚呼小大  
 出一作生於相形憂喜因於所遇昔之飄然者若為巨邪  
 吹萬不同果足怖邪蟻之緣也噓則墜蚋之集也呵則  
 舉夫噓呵曾不能一作足以振物而施之二蟲則甚懼鵬  
 水擊而三千搏扶搖而九萬彼視吾之惴慄亦爾汝之  
 相莞均大塊之噫氣奚巨細之足辨陋耳目之不廣為  
 外物之所變且夫萬象起滅眾怪耀炫求一作來髮鬚於  
 過耳目一作目視空中之飛電則向之所謂可懼者實邪虛

邪惜吾知之晚也

代滿憲謝換官表

文藻案此似元豐三年以階易官時所作疑非叔黨文

伏奉告命換授臣武功大夫者官稱非古必欲正名詔  
 命自天遂頒新渥寵以訓詞之溫厚允為臣子之光華  
 撫己若驚受恩知愧恭惟先帝追三代之典建百官之  
 名粲然虞夏之文革去漢唐之陋況大明之繼照述先  
 志之未遑亟詔有司一刊右列致茲異數亦及微臣為  
 官擇人愧何以從士夫之後循名責實又不能奮尺寸  
 之功徒竊寵榮益慙尸素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天



縱湯德日新躋大有爲之心行若稽古之政經文緯武  
俾無曠職之臣修廢舉材下逮干城之賤臣敢不服勤  
夙夜祇畏簡書以徇義捐軀爲事君以養兵訓戎爲報  
國誓益殫於犬馬庶少荅於生成

代崔憲謝降官表

繆於刺舉以干越職之誅尙賴寬仁止就削官之罰恩  
深責薄感激涕零伏念臣賦性顛愚逢時休盛雖屢膺  
於指使終無補於涓埃惟恐有聞欲效鷹鷂之志自貽  
伊戚不虞尸祝之譏果蒙定罪以原情聊示小懲而大

戒仰天知惠撫已懷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躬若稽古  
之明行不忍人之政祖成湯之三面達虞舜之四聰吏  
議難逃蓋自不安於分守天心灼見猶許改過於將來  
臣敢不奉以周旋永知教戒服勤官政期收薄效於桑  
榆銘刻肌膚莫報大恩於天地

代席帥謝除徽猷閣待制知成都表

起於琳館付以名邦復玷除書游膺謀帥寵以禁嚴之  
職畀增方面之崇誤恩曲加撫躬知愧伏以陳力就列  
臣子所以委質而事君爲官擇人朝廷蓋將礪世而磨



鈍自昔祖宗之故事必由侍從而進身況內閣之華資待天下之名士掌星躔之寶訓近日月之清光豈特搢紳之榮實高儒學之選而臣賦材鄙野備問空虛福盈每懼於災生器小不堪於大用弟兄持橐愧先後於一門銅竹請符蓋屢窮於五技獨荷淵衷之眷辱收閒廢之餘雨露所加乾坤莫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神廣運睿知有臨法天地之自然一道德而同俗長轡遠馭輕爵祿以興事功左戚右賢惜名器而彰淑慝察臣乏先容於左右謂臣嘗盡瘁於使令致此恩榮下及孱陋

策其駑鈍誓永堅於一心志在糜軀庶用酬於千載

代成都帥到任謝上表

長元案此篇永樂大典不載從播芳大全補錄

西南都會古稱巴蜀之雄表裏山川國本蠶叢之舊士風厚善民訟簡稀宣布詔條告諭父老咸悉朝廷之意曾不鄙夷其民故擇宗臣以安遠俗中謝伏念臣斗筭小器樸藪凡材生逢日月之明得遂箕裘之志蚤緣一仕寢被使令蓋嘗試之於邊陲又復寵之以延閣略無毫髮之補報徒竊天地之恩私眷此坤維號稱錦里其民務本而力穡其士好學而有文組繡被於中原富饒



甲於天下歷觀祖宗之遺帥率皆廊廟之偉人顧委任之非輕知拊循之有自三刀見夢著史策以爲榮兩使占星候天文而協應如臣才能無取聞望素輕叨冒寵光有覲面目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則堯之大法禹之勤建六官而代天工操八柄以馭臣下坐念五十州之遠特軫淵衷必求二千石之良主宣德意知臣忠孝麤守筋力未衰使之察吏而督姦豈貴邀功而生事邊鄙不聳庶幾魏絳之能獄市兼容遠師曹參之治臣敢不益堅素節圖報睿知上寬宵旰之憂次蒼生成之造奉天

威之咫尺若臨淵冰承王命於春和敢忘夙夜

謝提舉玉龍萬壽宮表

文藻案此似代人作

備東國諸侯之長積玷藩宣贊西山散吏之員尚縻奉稍恩波浹骨感涕交頤伏念臣才不逮人學非見道雕蟲篆刻但攻無用之詞章潦倒麤疎殊乏有行之事業當睿主粲惟新之化爲稽陰興和市之恩猥以妄庸誤承臨遣萃彼八城之賦揆於一己之平雖公爾忘私敢效肥秦之視越然犯而聚怨不勝衆楚之咻齊竟獲全歸允爲幸會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參高厚聖協勛華



明試以功方厲精於政治退人以禮每加惠於臣鄰豈  
伊朽腐之資曲累記存之數臣杜門老矣戀闕淒其身  
在江湖悵頽齡之有幾心非木石念報德以何時

紹熙改元賀表

重明麗正方光揖遜之權改定吉元併法興淳之懿置  
郵所布驩喜惟均竊惟上聖之相承必建始基之大號  
厥功偉鑠盡掩前聞永命紹開偉文謨之不顯重熙累  
洽章舜德之誕敷百世可知兩言而決恭惟皇帝陛下  
聰明稽古歷數在躬祈來年于天宗載昭國是卜正月

之朔旦大聳民瞻將永永以無窮視巍巍而有耀臣屬  
叨郡印獲拜恩書清蹕而朝雖莫陪於萬旅始和之吉  
願啓佑於千春

謝薦舉狀

蝸鳩小技寧有意於雲霄樛櫟散材固難欺於匠石偶  
竊簪裳之餘胄得齒搢紳之後塵蓋將餽口於四方敢  
憚折腰於五斗抱關擊柝一望於清流毀瓦畫墁尙  
庶幾於食志然自念征商一駸種髮可羞不過效米鹽  
刀筆之勤僅稍一作免簿書期會之責分甘下走才不



逾人雖處囊中雖未忘於穎脫菌蒸枯朽實倍費於吹  
噓豈謂薦書忽光蔀屋顧慚名姓辱借齒牙某官德竝  
珪璋量包山藪言足以綺藻當代學足以羽儀清朝嘉  
善而矜不能出於天性舉賢而赦小過欲廣人材遂令  
一介之微亦預四科之選自量無用初之先容儻非藏  
垢而匿瑕孰肯左提而右挈昔晏嬰取士尚贖過於纆  
囚而趙武好賢常求人於筦庫某敢不激昂篤鈍祇畏  
簡書進不負於所知退無慚於素守寸有長而尺有短  
盡荷包荒日不足而歲有餘益圖報稱

謝張帥啓

文藻案此與前謝薦舉狀  
似同為太原監稅時所作

服勞關市愧無異於稠人忽玷品題寵實逾於華袞竊  
以士不自重則廉恥之風息公不滅私則請謁之路行  
夫惟自重而不妄登門然後至公樂為之推轂豈獨求  
人者惟恐後蓋念知己者良亦難所取 言故叔向以  
得醜明為喜不願萬戶而太白以見荊州為榮乃知分  
義之相投方為取與之兩得如某簪裳衰胄樗櫟棄材  
效官米鹽刀筆之間救過簿書期會之役折腰五斗麤  
安燕幕之危餬口四方僅免牛衣之泣故平居不敢以



竿牘自致而左右亦莫借齒牙先容夫何薦鴟之書下  
取抱關之吏增光詠屋改觀同僚重慚枯朽之餘賈費  
吹噓之力此蓋某官量包山藪言重著龜羽儀當世之  
公卿綺藻一代之人物兼收竝用將嘉善而矜不能捨  
短取長抑與人而不求備一云抑與人  
不求其備遂令無用濫廁  
甄收若非藏垢而匿瑕孰官左提而右挈昔晏嬰取士  
尚贖過於縲囚而趙武好賢嘗求人於筦庫某敢不激  
昂衰鈍祗畏簡書進不負於所知退無慚於素守以此  
圖報豈其敢忘

代人謝啓七首

觀風全晉繆膺刺舉之司聽誦與人敢厠薦論之列豈  
謂囊封之纜上遽煩華袞之見褒有靦面顏增光詠屋  
竊以聖朝圖任莫先舊人漢法考功必更治郡故望之  
試吏於馮翊輟自九卿黃霸治最於潁川入爲丞相況  
此右文之世益思共理之臣眷求黃髮於公卿之間用  
保赤子於覆載之內果聞報政不待期年某官學造淵  
源才兼果藝以經術潤吏事以仁義陳王前久參書殿  
之嚴屢典侯藩之寄淮陽臥治已多長孺之風渤海政



成將被水衡之拜某埽門有舊推轂何功昔蒙一鷄之稱敢忘知遇聊採二天之譽莫報私恩

又

將漕逾年已愧無功於飛輓司刑一道蔑聞有補於澄清方懷沙汰之虞復冒轉輸之寄自慚尸祿空祗竊惟爵祿者待天下之有勞食貨者乃生民之重選多才多藝之士用成足食足兵之功豈而懋化居蓋使實倉廩而知禮節矧此冀州舊

奧區地介兩河寇臨一虜仰給於官者環數千里取賦

於民者逾二十州責當任於贏虛材必資於果藝盡山川之曲折虜在目中權貨殖之重輕錢流地上如某者僅能寡過初乏治稱才不足以分廟堂之憂寵已驚於逾蠅蟻之分靜思忝冒實自吹噓錄其歲月之勞借以齒牙之論此蓋某官弼亮元聖師表萬民才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愈遠以求資取士爲報國以豐財裕民付有司致此恩榮下逮疎遠謂其已試於折獄盜賊偶寧庶幾有益於理財公私俱濟某敢不激昂志節盡瘁國家上酬天地生成之恩捐軀未已次答卯翼始終之惠



沒齒難忘

又

奉使十年愧無功於毫髮轉輸一路復冒寵於雲天自  
慚燕雀之微輒廁鴻鴻之列省躬無有撫己若驚惟國  
家留意於遠人而廟堂責成於使者委以觀風於千里  
考其治行於三年內則與主計者任贏虛外則與牧民  
者同休戚眷茲重寄宜屬異能而某才不逮人學專爲  
己遠慚齊相素無獄市之容近類絳侯不知錢穀之對  
夫何忝冒下逮有正此蓋某官杞梓良材圭璋重器以

經術潤吏事以仁義陳王前囑枯吹生得育才之三樂  
絕長補短無求備於一夫致此恩榮盡荷吹借

又

擢從冗散未書歲月之勞寵被使令蓋錄涓埃之效伏  
念某筮裘未學偶玷科名樛櫟棄材寢階廡仕服勤州  
縣之役麤謹簿書之嚴屬此繕營與於奔走競收梓杞  
慚無匠石之能徑啓山林遂掌虞人之職量材何有拜  
寵若驚顧非借助於游談又乏先容於左右夫何異選  
亦及庸愚某官以道事君用人惟已得育才之三樂無



求備於一夫只有短而寸有長將收薄用歲有餘而日  
不足責以後圖某敢不盡瘁捐勞量功庀事期益殫於  
夙夜庶少荅於生成

又

繆膺使指方愧無功寵昇漕權復叨重寄自顧才能之  
謝薄猥當金穀之轉輸遷徙有無乏桑羊之心計重輕  
殖貨愧劉晏之錢流偶緣歲月之勞遂玷雲天之澤迹  
其忝冒實自吹噓某官名重搢紳望隆朝野器藏清廟  
之瑚璉材竝豫章之榘桶治行已著於龔黃人物獨高

於許郭借其餘論得被甄收愧馳謝之未遑辱賜書之  
先及莫報瓊瑤之贈但爲篋笥之珍

又文藻案此似  
判中山時作

飛芻輓粟慙無補於事功說禮敦詩輒濫居於謀帥况  
此鮮虞之舊壤蔚爲朔野之雄都素稱足食而足兵何  
止有民而有社控臨胡虜雖無表裏之山河拊循士夫  
必賴折衝於樽俎而某學不足以經遠才未能以過人  
久玷朝廷之誤恩尚處承明之祕職兼收竝用錄其薄  
效於東南捨短取長姑又責成於燕趙此蓋某官弼亮



元聖師保萬民才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愈遠以求賢  
取士為報國以養兵息民考治功矧燕雲撫順之切實  
廟堂宵旰之際昭攜懷遠臥鼓滅烽既書衛霍之行  
責糞黃之政遂因人之得冒恩私某謹當益竭空疎務  
酬知遇輕裘緩帶敢希羊叔子之風積穀屯田庶收趙  
充國之效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又 長元案此篇永樂大典  
不載從播芳人全補錄

初以三省之興實先朝之盛典四禁之任尤當代之要  
津上則潤色於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下則稽參於吏戶

禮兵刑工之事自非詞章妙絕吏術精通何以特被選  
揚預從班於仗內遂叨任使專外制於筆端如某者少  
也鈍頑長而屯賤請鄰祭竈聊為寄食之資賣劔買牛  
行作歸耕之計豈意千齡之會誤蒙二聖之知猥從冗  
員屬居言責雖奮身不顧頗推當世之豪強而燭理未  
明莫正本朝之缺失日來罷退聊避謗譏忽叨左史之  
除俄擢西垣之選會非踴躍冶金偶就於莫邪惟是青  
黃溝木遂成於儀象此蓋伏遇某官道師古始識造幾  
微成就人才為今天下之計主張善類有古名臣之風



肆矜衰病之餘獲預禁嚴之列某敢不溫尋舊學激厲  
晚途作漢文章何敢望相如之輩正唐鹽法庶幾爲處  
厚之徒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賀王憲拜水衡啓

伏審光膺帝制入掌水衡澄清千里之畿民無冤濫渙  
汗十行之詔帝自疇咨伏惟使者修撰道義儲身忠誠  
許國談經術以佐吏事懷仁義以陳王前故出則俾觀  
民風入則緝熙庶績顧大河中國之經濟表治亂而見  
於書而水官三代之虞衡歷古今而難其選將欲行其

所無事必使謀之於未然寬九重宵旰之憂慰兩河生  
齒之望循名責實爲官擇人果見除書允諧舊德消盜  
賊以安渤海旣旌報政之良臨河洛而歎禹功將繼前  
人之美某久忝屬吏夙被仁風欣太平之得賢覩嘉猷  
之入告願同燕雀遠伸賀履之誠尙冀桑榆晚借餘光  
之末

回單靖州啓

長元案此篇未樂大典  
不載從播芳大全補錄

狐狸未盡宜鷓鴣之橫飛騏驎先驅甘鴛駘之在後顧  
蹉跎之無用雖矍鑠以奚爲過辱絨題曲垂存藉仰君



子之有道識仁人之用心感極成悲驚定而愧恭惟某  
官才推人傑名擅國禎相有擲筆之虎頭終封定遠忠  
竝伏波之馬革不畏蠻溪間里觀楊僕之懷黃道路聳  
買臣之衣繡某忝茲別乘預切依仁方殘暑之秋風多  
生寒之夜雨更祈善攝以永壽祺

代人賀啓

伏審拜命宸嚴分守外圃輟從朝著作鎮全齊恭以  
慶竊以歷下名城古稱十萬戶之富漢庭多士九丘  
千石之良將使子惠一方之黎元豈獨謹守三尺之

教山川廣袤鷄犬相聞民淳而求士美而學既欲  
阜安其俗必資果藝之材用分宵旰之憂乃荷承宣之  
寄恭惟某官智兼經術識達古今夙膺黼座之知屢試  
盤根之用德星所次民瘼一消攬轡登車已獲二天之  
譽暮年報政卽聞五袴之謠某久去鄉關繆持使節未  
能躬桑梓之禮姑欲致蘋藻之誠

又

拜恩中禁易地雄藩進陞書殿之嚴寵竒元戎一重崇  
獨爲儒者逢時之益將寬朝廷北顧之憂表裏山河



地實控於強虜折衝樽俎國有待於元臣制命播傳士  
夫交慶某官生竝堯舜德合皋夔學足以潤色皇猷道  
足以躋民壽域早游廊廟聖主有得賢之稱暫屈江湖  
天下起濟川之歎果遂眷求於一德莫先圖任於舊人  
寵以細書之十行俾作長城之千里況此全晉奧壤代  
勁兵號令實制於中權事體固嚴於外闡敦詩說禮  
卻穀之良賣劔買牛行安襲遂之政某舊託鈞陶  
之化備員金穀之司誤蒙甄錄於寸長偶被使令於一  
路嘉同部吏欣望履之有期預想屬城恐賜環之將至

又

伏審這揚大旆已屆提封爰擇剛辰已諧禮上坐受百  
城之版籍控臨全晉之山河號令蕃夷屹長城之千里  
拊循將士爭挾纊於三軍某官柱石元臣股肱重望才  
兼文武學造天人入則論道於三公之間出則爲連於  
十國之帥故膺方面之寄允踐元戎之尊豈惟輟頗牧  
於禁中蓋欲試望之於馮翊初開幕府宣布上恩邊吏  
畏威諸羌受職買臣歸郡陋印綬之私懷光弼入軍歎  
旌旗之改色某繆拜使節攝領州符雖行將拜弩矢之



前驅而不得奉囊韉於道左實同僚吏喜被風聲

又

光奉綸恩寵移使節輟從漕計榮領憲司伏惟歡慰恭  
以天子訪治道於股肱外臺寄朝廷之耳目蓋欲周知  
四方之利害又俾黜陟一路之賢愚故攬轡登車尋有  
澄清之志衣繡持斧豈專逐捕之能上分宵旰之憂旁  
助風行之化凡被選庸莫非俊良謂一匡廣好生之心  
是以圖任舊人共政某官圭璋重器杞梓良材雅望足  
以鎮浮高才何止治劇緩刑平獄昔已著張廷尉之風

積穀屯田今復收趙充國之效恩還舊物事類甘棠遺  
愛重臨平反有待某繆膺使指遂忝交承既忻易地  
榮又獲告新之幸

又

顯被明綸陞華內閣持橐從班之貴致身儒者之榮恭  
以瑞石效珍克協唐虞之盛元圭來錫允符天地之  
既受無疆之休必舉非常之典煥然異數遂逮老成將  
以慰稽古之勤又欲旌為臣之美昔穎川鳳集猶疏列  
爵之封合浦珠還尚紀承流之效矧此圖書之異實同



余川集卷四  
河洛之祥除目一傳公議僉允某官學窮閩奧名重搢  
紳素專國士之稱久預巖廊之選龔黃治狀每先報政  
之期王謝風流今覩傳家之慶行拜十行之詔入參兩  
禁之嚴豈獨遺愛於甘棠將遂受知於宣室

又

顯被明綸陞華延閣恩還舊秩寵冠外臺凡在庇庥舉  
增歡慰伏以任重者責愈大有功者賞必隨此搢紳所  
以勤勞王家而不敢辭聖人有以鼓舞天下而用此道  
某官學窮閩奧言中謀猷聲名早達於展旒才刃屢更

於盤錯司刑一路民自以爲不冤掌計逾年賦不加而  
用足田野既闢而滄中穀滿山澤盡利而地上錢流遂  
寬宵旰之憂勤自契聖祚之知遇宸奎寶翰下雲漢之  
際書東觀石渠協儒林之公論某掃門有素如 辰宜先  
屬疆守之有拘預賓階之莫及空慙尸祿行且及瓜疲  
駑久玷於使令罪戾獲全於終始齒牙借譽昔已濫於  
登龍羽翼生成今益期於附驥

又

光膺帝制易鎮侯藩綸命播傳士夫交慶某官性資純



粹世濟忠嘉才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愈遠河閒久試  
草木無不知名晉國薦臨旌旗爲之改色楚屈中臺之  
命以寬北顧之憂豈特均勞實資臥護敦詩說禮孰居  
卻穀之先緩帶輕裘復繼羊公之後某濫居使指託庇  
輝光聞按節之將臨喜瞻風之甚邇

斜川集卷第四

眉山蘇過叔黨撰

上北京畱守書

某嘗讀史見趙平原君時有客毛遂素不聞名於衆  
一日秦圍邯鄲平原君患之爲求哀於楚選門下士二  
十人與之俱得十九人而毛遂請行平原君強聽之十  
一人者略無所施而毛遂捧盤歷堦定從於跬步之內  
使趙重於九鼎唐封常清高仙芝之儼也初仙芝以其  
貌陋且跛常清屢自陳不得已置名兼中軍破達奚常



清於幕下潛作捷布且記井泉次舍克賊形勢仙芝大  
由此顯名為時良將某以為二人方陸沈自晦辱在  
空不遇豪傑之士引而出之付以事功則不過一匹  
一餓死於溝瀆與草本同腐必矣又何以表見於後  
某竊不自量結髮請  
志於古人不肯碌碌俯  
士大夫之閒思得  
之士為之執鞭念如毛遂  
清之流不為人知  
倘得知己不以眾人遇我  
水火蹈鋒鏑不在  
罪戾之餘不足道也  
齒髮如此可以甘貧賤  
不復議此然區區之心

不能自默求伸於左右者何哉昔嘗侍座側聞餘論不  
以某為不肖憐其無辜若曰尙可教育使不終廢於世  
心非木石懷斯言而不敢忘今又窮困益甚舍左右而  
安所訴哉某一身漂零死不足惜有親未葬朝夕不敢  
自保妻子飢餓不能出門戶婚姻失時言之寒心可謂  
天之窮民也前者所犯本非犯清議汚搢紳不可湔洗  
收錄之人意謂屢更赦宥當得復有舊物無何有司拘  
於文法止敘散官徒有被大恩之名而卒無霑寸祿之  
實豈能默而不言就死地哉方今之世左右當方伯之



任荷天下之重名四方之士埽舍人之門求爲李膺之  
仰拾青紫紆組綬不知幾何人矣懷材抱藝不乏於使  
文章翰墨奔轅於幕府如不肖者豈足繫門下得失  
哉然左右一言可使貧者富窮者泰噓枯吹生易如反  
掌某困窮如此安得不往告而左右安得不終憐之乎  
使某得在奔走之列感生成之遇如毛遂封常清區區  
不辱於門下非空言也惟執事者察之

事書

苦縣官未始得十四五也天子不過得

之左右大臣左右大臣不過得之方伯部使者方伯部  
使者不過得之守令守令能得之於民者特利害之似  
耳今天下號稱能吏者直以簿書期會潔身奉己而已  
尤異者使民尊之如鬼神畏之如雷霆可謂能矣然上  
之情不可知下之情不能達所謂利害之實從何而得  
之哉昔然明欲毀鄉校子產弗許以爲鄭人朝夕游焉  
以議執政之善否夫民至愚而神者也國家之善惡法  
令之得失官吏之賢不肖未嘗不竊議於下也而況其  
一方之利害耳目所見父兄所傳日夜講之可謂熟矣



古之君子建一事出一令未嘗不參之於民言而執事者不求之於斯人而斯人者未嘗以實告豈上下之情有閒而然耶某竊見海南黎人一事議者紛然利害未決此雖朝廷瘡疥之病不足以置齒牙然一夫不獲亦君子之所恥也異時論者或欲覆其巢穴而夷其地或欲羈役其人而改其俗或欲絕其通市以困其力然皆不得其要徒使震聳警擾戕我官吏虜吾民人而執事者又熟視而不敢誰何上下相蒙使死者無所告生者無所庇甚可哀也豈議者未得利害之本末而斯人未

有實告者耶僕侍親海南實編於民所與游者田父野老閭閻之民耳道不足以相休戚而言之者又忘其忌諱故所得爲最詳若默而不言孰爲執事者論之議者曰黎人之居非有重門擊柝之固甲盾劔戟之利特若鳥獸聚散於山林谿谷之間耳若以銳師出其不意焚其聚落一舉可滅也執事者以爲信然何則按圖觀之方寸之地耳不過選士數千一將可辦也僕以爲不然聞之父老曰黎人之居山林重複鳥道上下騎不能騁也而健者常伏於其閒以阻行旅吾乃陳以待之鼓而



攻之彼不吾角也然必狼狽而走山林以邀吾歸一夫  
鴟張雖賁育無所施其勇六師無所用其衆是豈一將  
可睥睨也哉議者又曰不克且濟師此又非策也賊聞  
吾之大舉也必盡族而來獸窮則搏無慮精兵萬人吾  
乃曳甲冑之士踐不測之域以所短校所長非三萬人  
不可勝也且不可以一舉得之也期以三歲取之夫瀕  
海瘠鹵之地屯三萬人且三歲糧民何以堪之乎且既  
得地必郡縣之也而深山窮谷之中豺狼魍魅之所憑  
水土疾疫之爲厲豈華人之所能安也哉不然既得之

復失之矣議者又曰黎人所以慢邊吏而侮吾民  
小懲耳今殺人者止於輸牛羊是何足創哉若屯  
師於境而許以自新易之衣冠使之內屬法令徭賦一  
均五民則易治矣執事者以爲信然何則以其怖死而  
必從吾又不血刃而得方千里之地自是無疆場之患  
省屯師之費矣僕以爲不然夷狄之性如犬豕然其服  
可變而止不可改也其紆死聽命願爲吾民者未知異  
日之患也法令之煩苛調斂之無時官吏之貪求能保  
其無乎聞之父老曰往者罷庸而取直吾民皆欲棄冠



服而椎髻捨墳墓而逃山林此豈有他哉趨所樂也而欲使黎人棄彼取此不亦難乎譬之養虎狼於陷穽置蝮虺於几席謂其馴擾不螫亦誤矣議者又曰黎人處不毛之地鹽酪穀帛斤斧器用悉資之華人特以沈香古貝易之耳吾焉用此藉寇兵而資盜糧哉宜飭邊吏視商賈之出入彼自困矣執事必以爲信然何則以能困彼而不能困我也僕以爲不然瀕海郡縣所毗鳩民置吏養兵聚財者恃商人耳商人輕風濤之虞涉不測萬里之險而歲歲必集者貪倍蓰之息爾若

絕黎人之權商人不來我自困矣關市之征歲入不足一困也兵吏廩賜無所從出二困也衣食不足飢寒從之三困也而黎人必將齧草木飲血茹毛以求生生之理又焉能困彼哉醫之治疾也攻其所病之體未有攻其未病者也疽之生於首則治其首生於足則治其足未有疾在首而砭其背在足而穴其胷也今黎人特小邊盜耳議者乃欲起手秦毀餅之隙忘一炬燎原之戒豈非攻其所未病者哉父老曰黎人雖衆不能入寇也何則非有君長酋豪爲之謀賞罰號令以一其衆也



今聚百人之徒具十日之糧始可與邊吏遇也而彼  
庫 以之資十日之糧豈易辦哉富者不過椎牛饗

且出而夕返也我特清野以避其鋒使來無  
不償費彼何 曰苦以取憎於我乎獨有質劫之  
考其本則步出而彼直父老曰黎人之性敦愿  
無文書契之用刻木結繩而已故華人欺其愚  
其財彼不敢訴之於吏何則吏不通其語言而胥  
吏 其賄賂忿而無告惟有質人而取償耳吏  
其忿法足以禁其欺彼若赤子之愛父母也何

而質人也哉為執事計者上策莫如自治當飭有司嚴  
約束市黎人物而不與其直者歲倍償之且籍其家而  
刑其人吏敢取賂者不以常制論而守令不舉者部使  
者按之以聞又為之賞典以待能吏如此則能者勸慢  
者懲貪胥猾商不敢肆其姦邊自寧矣父老又曰異時  
走朱崖者東西二道羈旅無虞今七八百里悉為賊區  
官吏文書商賈往來皆道於海此不可不治也僕以為  
以力勝者兵罷而復塞以利噉者賊貪而不叛也朝廷  
若捐數官以使人則賢於用師矣今黎人盜邊民之畜



巨室不過從十餘隸徑入其族數其罪取之不敢拒命者信異其人也僕以爲此可許以官而用矣使齎金帛入喻諸黎曉以利害懼以禍福若能開復故道使行旅無壅則籍其衆所畏服者請諸朝假以一命而歲與其不過總十餘人歲捐千緡耳今朱崖屯師千人歲不萬緡若取十一以爲黎人之祿可以罷千師之屯矣且夫兵之所在耗於國而又以啓邊釁也蓋扞撤之吏日用武夫而卒伍之籍多出無賴所過聚落雞犬一空則捶暴其家人去則壞棄其器具昔日之道未必不

緣是而塞也僕以爲戍卒可省民兵可用何則編戶之家家有武備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而又習其山川儉阻耐其風土瘴癘吏若拊循其民歲有以賞之則吾藩籬不可窺矣今西北二虜藉此以制其侵軼況此小醜何足道哉然議者本以圖功名邀爵賞不卹長久之計苟目前之利也若僕所陳何功之有哉然執事當先國計而後身計則遠人受賜也

夷門蔡氏藏書目敘

自書契三代以來禮樂文章播在方冊皆藏於王府老



子爲柱下史實主其藏雖列國諸侯莫得而與當世學士大夫蓋得觀其書者鮮矣故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則國人皆尊之孔子聖人也然猶問禮於老聃學官名於邠子季札蠻夷也聘於齊魯然後獲觀先王之樂而聞大國之風嗚呼讀其書論其世想見其人凜然於千載之上修身立言可以垂訓於百世之後豈有不因載籍之有考乎是以有國有家者嘗刻意於此而孝悌忠信必由是而出古之人躬行不逮者多矣余

不復論比遊京師有爲余言吾里有蔡致君隱居以求志好古而博雅閉門讀書不交當世之公卿類有道者也余矍然異之一日造其門見其子從容請交焉其子爲余言吾世大梁人業爲儒吾祖吾父皆不事科舉不樂仕宦獨喜收古今之書空四壁捐千金以購之常若飢渴然盡求善工良紙手校而積藏之凡五十年經史百家離騷風雅儒墨道德陰陽卜筮技術之書莫不兼收而竝取今二萬卷矣且吾父有德不耀常畏人知棄冠冕而遺世故久矣必不能從子游余悵然自失悠然



而返子惟古之逸民未嘗以一藝自名於世雖不求人知而人自知之以其所踐履者絕乎流俗故也龐德公隱於鹿門妻子躬耕或疑其不仕以爲何以遺子孫也龐公曰我遺子孫以安不爲無所遺也今居士口不談世之爵祿身不問家之有無所付子孫者獨書耳龐公之意殆無以過此居士之子敏而文學曰富人不知其所以然者抑所謂不見異人必得異書中郎爲有子矣余將負笈而請觀焉乃持其總目二卷爲敘而歸之庶幾附託於斯與藏書者終始

豫兄赴官武昌敘

其生最後不及見先君 時行事也比成人能區別則先君歷清華典方面旣貴矣然竊觀其退居於家藐然陋巷布衣糲食寒士有所不能 而先君安焉故 以富貴而不少貶於流落所謂李 子相三君家無 之妾廢無食粟之馬殆類是矣子孫雖不 甘萬一然清介廉苦之風抑有類焉故吾長兄年五十有 能俯仰於人猶爲州縣吏仲兄少不樂仕進親 今四十有二始爲筦庫官又飄然遠遊江湖



之外此其中必有遺世故而輕外物者矣且平居里

闕士大夫以門閥相高炫服車馬相誇則吾兄敝衣

袍刺去圭角乘款段馬衣野人服與方外之士雜居而

無辨此得於先君子清介廉苦為多餘不及也夫

約於奉已則求於人也薄故雖小官恬然而往進不希

當世之用退不謀二代之資則出處之間無累於物豈

於方寸乎武昌與黃岡對壘特限一大江

來於樊口甚數今十年江

宛然下三韓矣如此得不為之六息平一八咸

肉生而有功名未遂之歎吾曹則不然白首折腰當念  
蚤為求田問舍之策及瓜而歸徜徉高少之下以畢吾  
兄弟晚歲之樂又奚恤元龍所笑哉

送參寥道人南歸敘

物有是病必有是德也藥之苦口必藥之良者也馬之  
蹏躑必馬之善走者也君子之病曰剛與厲隘與不遜  
嗚呼此世俗之所謂病耳何損夫君子嘗以謂士之立  
身寧有是病而惡夫所謂鄉原者孔子曰吾與狂狷狂  
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是猶可以入於君子之塗而鄙



夫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脅肩諂笑勞於夏畦吁可哀也甚矣剛之難能也如登高山如挽強如激水不勉則不至而自貶苟求之道如走坂如舍矢如覆水之易也故剛寧過不失爲君子少柔韋汨沒必流爲鄙夫也蓋嘗讀柳子厚佩韋賦陋其爲人曰非君子之言也士惟恐不剛耳以側媚佞文求富貴以敗而不復夫豈剛之罪也哉使子厚蚤知所佩則不至此也傳曰美者必很惡者必婉余於交遊之間信然凡平日務爲可喜之論揣所樂聞惟恐色忤人者此必臨利害

相棄如路人面也

其所短存可憎者

與人同

休戚誓死而不去浮屠中有參寥子者年六十性剛狷不能容物又善觸忌諱取憎於世然亦未嘗以一毫自挫也余始見之於黃今二十年髮白形瘦而志不少變其徒語參寥子者必曰是難與處士大夫語參寥子者必曰是難與游然參寥子之名益高豈非所謂有君子之病者夫使參寥子善俯仰與世浮沈雖人人譽之余安用哉壬午歲秋八月來自香山見余上瑞曰吾將南歸何以贈我且吾前日得奇禍幾死今未知所劫句子



一言余曰子知尸牛垣之刀乎十九年若新發於硎措  
刃於可游之地而以嬰不折之所也此為善用剛矣子  
行遊天下批大卻尋大窾願俟知者不汝疵也不然則  
善刀而藏之若又能灰心槁形澹然焉  
子之游則余他日察之必曰此非昔之參寥

不郭

送孫海若赴官河朔敘

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為滕薛大夫直霸官二千  
石入為丞相聲名滅於治郡僕以謂此有所短不足  
以病賢者子文治兵於睽終朝一一人子玉治

兵于為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才則美矣抑子文  
君子也至於立威以舉事務殺以為能儒者又所不為  
子玉真不學無術哉世之士大夫少誦古人之書蓋將  
終身以之也大略出於孔孟者雖無能世必稱為長者  
出於申商雖奇才世必指為薄夫學之移人有甚於齊  
楚之咻漸摩習熟不自知其為巫匠也秦人任刀筆吏  
其敝無惻隱之實故虎圈嗇夫以利口見用則仁人君  
子慨然爭之此風安可唱哉今國家專用儒術政尚寬  
簡風俗日趨於厚刑名之學措紳先生絕口不論以經



術潤飾吏事彬彬然稍出矣衛人孫君海若則其人也  
以儒術佐忠武軍幕府官滿改中山安喜令欣然而往  
或笑其抱王佐之材不能干時取富貴反自苦於簿書  
期會之間將爲鄉遂里正分別曲直不亦勞乎君曰不  
然吾讀書學爲政也有民有社斯足以發吾平日之藏  
矣何勞之有君之大略溫文深厚不見喜愠貫穿六藝  
而尤長於春秋蓋少時非孔氏孟軻之文章則他書不  
觀也如清廟之樂鐘磬琴瑟鏘然閒作鄭衛桑濮淫哇  
之聲何自作焉持此而游朔方將使犷悍木強之俗變

爲禮義廉恥之風僕又何言哉然中山府昔吾先大夫  
之甘棠也山川平易控制北虜獨無關防之阻先君嘗  
論南北守盟朝廷之德甚厚也而邊臣翫習無事武備  
少弛則非以稱吾君委寄之意邊民有善騎射耐辛苦  
上下山谷得虜之長技者所在千百自爲屯聚以衛親  
戚墳墓其來遠矣儻能聞諸朝少有以鎮拊勞來之竝  
塞精兵坐獲數萬不煩縣官一粒之費凜然有長城千  
里之固則虜不敢動矣昔李抱真守澤潞教民爲射官  
給弓矢而蠲其徭賦山東有警昭義步兵冠天下古人



思患預防有如此者先君不果成而去願吾友志此言  
訪諸邑人之耆老而以告夫元帥有志於經遠者此太  
平之長策也君爲縣令出入阡陌當得其詳僕是以爲  
獻

送范元禮序

高平范元禮始仕筦庫三遷爲州佐皆治潁昌余以占  
籍閭里得從之游將十年每見使人忘其鄙吝雖更僕  
而語不厭愈扣而德愈豐歲在己亥京師以協律召將  
行語余古有贈言子曷賦之余惟朋友之義子於我求

其所謂益者歟抑損者歟多聞直諒則余豈敢善柔便  
佞子又飫聞而不取也使余何言哉且求子之失而不  
可得將箴而無所從則余何言哉一人韋絃之佩蓋扶  
所長而救所短也和羹之喻獻其可而替其否也如醫  
者焉豈有攻其所未病者哉然子以好詞來余安所拒  
之吾聞魯臧孫有言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  
藥石也美疢不如石石猶生我疾之美者其毒滋多  
誠哉是言也余於臨患惟共禍福之際則見其人吾鄉  
有史夫子讀書不仕養親不妄與人交人亦寡與



之合面折人之短而爲人謀則忠蓋鄉人之不善者惡之云爾元禮獨與之厚善久而彌信以是知子畏美疾而喜藥石也余可終無言哉天下之患生於豫怠而狃於宴安貴之移而疾於影響子以妙齡而取貴仕捨參佐而游朝廷論思獻納行有日矣然富而能貧貴而能賤從古所難以戶口習俗也自此而往當與天下豪傑者處翱翔墨馳騫功名爲之乏少而布衣窮閭之士有不可得而致者矣日聞所不聞一唱而百和稱於前而述於後適於心而悅於耳爲之乏少

而朋友剴切之言有不可得而聞者矣則好惡習俗或與俱遷余竊私憂而過計之也故於其行敢以是告

伏波將軍廟碑

功名與五福均意其爲造物者所吝也富貴之視貧賤壽考之方疾夭固懸絕矣若夫建不朽之功名銘之鼎彝垂之竹帛使百世之後想見其遺風餘烈則與夫沒世無聞者蓋不可同年而語矣得不爲造物者所吝乎雖然聖人罕言命以爲言命則人事廢矣然有不得不疑於造物者漢武帝之喜功而李廣卒不封侯光武之



好士而伏波竟以讒死嗚呼伏波亦長於慮患而智於  
出師矣而壺頭一劔讒人遂入其說人主一信而不回  
豈非命也夫始其策公孫述隗囂之必敗南征百粵指  
揮而定豈其智於昔而愚於今耶武陵之役壺頭路近  
而水險若道於充則路夷而運遠夫費日運糧敵必有  
備孰若提必死之士搃其咽喉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此  
鄧艾用以破蜀李靖所以平江陵也使伏波士卒不病  
則戰有餘矣而耿舒乃謂不從其言致敗夫事固有幸  
不幸耳田千秋一言取丞相衛青平匈奴而致位大將

軍其智安在故豪傑之士

懷玉案此處有脫文

則庸夫得以藉口

而自信其說豈不悲哉且從光武定天下功臣莫不有  
封而伏波獨以讒奪至永平圖形靈臺而伏波乃以椒  
房之故不與是命也夫僕侍親南遷踰五嶺將涉大海  
過將軍祠下哀將軍之身見誣於千載之上而歎將軍  
之澤不斬於百世之後彼造物者能困其人而不能  
困其功名也耶謹拜手稽首獻其詞曰維百粵之險阻  
兮右渤海而左五嶺洞庭居其肘腋兮九疑跨其襟領  
日翳翳其無光兮谷幽幽其如井烝毒霧之四塞兮雖



六師其安騁故尉佗之陸梁兮建黃屋而外屏薄蒼梧  
之舜野兮內嘯聚夫不逞屬孝武之明靈兮赫王怒之  
誰梗問將軍之安在兮敢有愛其遺境嗟粵人之喜亂  
兮每覘吾之不警彼徵氏之狂狡兮民欲殞於陷穽雖  
不足以辱王師兮非仁者其誰靖下凌波之樓船兮驚  
絕俗之氣稟勢磔竹之無幾兮倏迎刃而自定殲渠魁  
以懲慝兮釋俘囚而伸儆布天子之德澤兮舍盟書而  
胥命誓馬革以裹尸兮敢焉飛而告病何蒼黃之興讒  
兮抱孤忠而不見省昔樂毅之去燕兮遭辱主之聽讒

悲將軍之誰咎兮死青蠅於主聖春小勃之何  
樂布之前鼎雖不能已雷霆之怒兮亦少慰夫未  
嘉名於千載兮傷吾道之不競功未錄而必兮  
德於一省維鳩舌之何知兮獨忠義之所敬走干田  
桑盛兮恃德刑於邪正使斯民畏罪而不欺兮猶將  
之威令

王元直墓碑

西蜀有隱君子王元直者吾母同安君之弟也過生二  
十年不識外家侍二親錢塘日 自蜀來覓吾先君子



相與論契闊談仁義先君所與遊皆天下士於舅氏有  
布衣交竦然見於色留卒歲而歸時四方門人爭挾所  
能以進句一言爲終身榮或因之以顯於世而舅氏家  
無甌石口未嘗言貧窮居十年口未嘗言仕往返萬里  
無一毫屈於人者既不可得親亦不可得而疎於是  
門下士皆悵然自失過於是  
舅氏眉目聆其  
音聲真有德君子也嗚呼豈  
議哉舅氏之歸

先君作六言詩餞之而使詩百賦其後名公卿和者

甚衆蜀人爭傳之舅氏閉門不出陳義益高世故卒不

能累其心先君之遷於南也平昔親舊屏迹不敢問安  
否者七年舅氏慨然奮不顧身曰公盛時在朝廷典方  
面則往見之今厄窮瘴癘之地吾等乃畏避形迹非夫  
也率同往者無一人遂獨浮江而下將自洞庭桂嶺而  
南會先君有詔北還而舅氏遇疾於塗以卒嗚呼過謂  
吾舅氏能行古人之事而志不達犯患難違衆說而竟  
爲俗子所快是重不幸也苟不書將何以伸於後而善  
風俗耶公諱箴元直字也眉之眉山人祖徙居青神諱  
惟德者其曾大父也諱文化者其大父也諱介者父也



皆隱居不仕母某氏公九歲通經曉解句義父好賑施而患貧無以繼乃使治息錢取其贏以周所乏公從容其旁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恐所及者鮮而取怨者多曷若師孟子所謂仁義而已乎父大驚取券焚之弱冠以所屬文見先君子愛之稱於賢良侯元叔時爲成都學官見而奇之每與論古人退卽書數百言如史漢贊論者元叔歎其有史筆居喪以哀毀見稱免喪元叔復召置門下舉進士不調元叔閱其程文曰尺度同於人而中否異是命也以詩勉之公遂不復事科舉專心讀書

學古文里中諸父耆儒皆降意與之游爲忘年交自錢塘歸得先君詩文滿篋以付其子曰吾家不貧矣由是士大夫接迹於門又以託於里人曰海內士吾得交於黃魯直秦少游王定國劉景文之流足矣元祐閒詔舉經明行修或以公名聞於部使者薦書將上矣力辭而免蜀人尤稱之建中靖國元年春二月二十有八日以病卒於夔州之傳舍享年五十三喪歸蜀人哀之宣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葬於青神縣之玉臺鄉仁慎里鑪頭山之塲公娶某氏子男三人遇早卒次曰先日光皆



舉進士女二人長適楊元龜次適楊顥 孫男四人伯遠仲适叔達季逢公天資仁孝遇物以誠與人子言必以孝與兄弟言必以睦縉紳閒嘗有不能於季孟聞者公作詩感悟之遂相歡如初季父慶源官於洪雅以論事不合取長官怒憂以罪去謀於公公笑曰古人不冝東帶見督郵彼何人哉慶源服其語卽謝病去爲兩蜀高人公實相之其聞人之善若己出有不善者如將浼焉人由此多改過徙義不敢使公知此其行己大略也嗚呼吾母與公同氣也離蜀之年公尙幼先君官於南

北不得歸吾母同安君每念外家涕零如雨曰是子有立吾門戶無憂矣然白首無相見期奈何公之來錢塘也先妣方食驚喜失匕筋起從諸甥逆公餘杭門外相持而泣感傷行路悲其孤而喜其至也後四年先妣卽世而公之沒相去無十年涓陽之悲傷無以報罔極又二十年先與光以書來告曰先君隱德未有以表而出之者子其母辭過矍然有感於心泣而書之先光皆修身有立能爲詩文公有子哉銘曰古人有言惟仁則榮豈皆軒冕貴爲公卿禮義以載詩書以耕藏於其身瓊



弁玉纓人孰無死死而不朽五福有一可傳於後曰攸  
好德百行稱首富與貴者泯沒何有我觀舅氏古之逸  
民躬耕樂道以全吾真化其鄉閭訓敕子孫華門圭竇  
吾不曰貧惟士也貴無慙於古視其與遊戶外之屨青  
神之原有墳其墓讀我銘詞以考其素

河東提刑崔公行狀

曾祖諱裔故贈工部侍郎祖諱嶸故任刑部侍郎贈特  
進考諱度故任朝散大夫累贈宣奉大夫公諱鈞字元  
播姓崔氏系出於魏相琰至唐世有顯人爲天下望族

其先占籍光州徙居開封不知所從來自特進公帥慶  
陽乃家於雍公以特進公蔭授將仕郎守將作監主簿  
初任涇州酒稅積官至朝散大夫自涇州酒稅歷遷知  
鳳翔之扶風瀛州之河間磁州之武安縣簽書遼州判  
官通判岢嵐軍知南渠均遂三州領利州路轉運判官  
提點梓州河東刑獄河東路轉運副使初扶風以母憂  
去官河間復丁父憂皆不能終任知南渠州被旨改提  
點大遼頓事不赴凡出仕四十有四年終始一節公爲  
人溫厚靖深喜愠不見於色少讀書以功名自任不苟



於吏事初宰武安州既以整辦稱矣時深冀水潦民流移於武安者以千數誘說豪右出粟平其直籍貧民使得市而公自臨視之至秋大熟迄無殍殍黃髮垂髻扶攜而歸皆曰活我者崔公也武安之民紀公善政聞於朝願再畱三年詣闕下者五百餘人時驚異之其後出守專以清淨不擾爲政務在舉大綱略細故與吏民立教期於無犯推轂士類率先寒素掾屬有故人子詭以其父書求薦章置金函中公舉之有物笑謝而卻之然卒加薦引入以此多公篤於故舊而能掩人之私也崇

寧中有詔天下建置佛祠榜曰天寧萬壽公時爲遂寧守奉詔矍然曰此地上始封之國可使不先他郡乎然民不可勞也乃因城南廢寺庀材治具躬自督視鼓舞吏民不踰月而告成民視輪奐之鼎新初不知追胥之擾也大觀初大行有黠盜曰李免者聚徒山谷時出寇掠驚擾郡邑朝廷遣將兵捕虜久無功乃自梓州路提點刑獄移公河東專董其事公入境以方略授諸將按劾其逗撓疲懦素無狀者數人由是人人自力皆倍其勇未幾披其黨聚賊窮請命詔釋之太行以寧請改轉



運副使河東地瘠民貧漕挽歲常不足公曰民不可取也乃盡索諸郡貢賦山澤之籍與廩吏養兵儲邊之費計入以爲出罷不急之務講在官之利寬恤民力明年儲詹皆盈初行均糴法河東俗少種麥民無以輸吏恐不能塞責公獨抗疏於朝論其不可敷辦之狀有旨遂罷夏糴公私便之詔天下言便民事公在職以八事應詔一曰議升貢二曰重守令三曰經漕運四曰慎舉官五曰罷權酷六曰議財貨七曰罷時估八曰重農事其言皆切於世務可以見公行己之大略矣久之復除本

路提刑發伏擿姦郡吏震悚先是有浮屠氏者爲獄詞逮引目以妖賊餘黨久未就捕一日獲於晉州詔公案治衆謂必誅死公獨辨其非黨與獻於朝貸之復爲浮屠如初人方知公嫉惡出於天資而其詳刑法民自以不冤實長者也公在河東凡十餘年旣倦游慨然有歸志乃買田陽翟將老焉方築室會以事罷乃竟請歸闔門不治外事絕賓客專以道家養生鍊氣之術爲意無何無甚疾而終享年六十有六時政和五年七月十四日公兄弟二人季曰龠字元量布衣從公南北友愛未



嘗相捨大禮恩當任子捨其息以先龠朝廷不從歎謂  
龠曰吾弟未祿仕吾無以見先君旣得歸乃謝事以恩  
授龠命下兩月而公卒嗚呼可謂君子哉若人也公娶  
周氏朝請大夫宗問之女累封宜人先公五年卒子男  
三人曰琥曰諷皆早世曰嵩將仕郎孫男二人曰孝彥  
孝純尚幼以是年八月十七日合葬於陽翟縣某原周  
宜人之塋公平生無他嗜好唯喜藏書蓄古器傾家貲  
以求之不憚善作詩傳於士大夫之間編集於家二十  
卷又自取唐史撰次其人物之美者各爲詩以紀之名

曰易覽亦藏於家過昔從仕大原公爲部使者數得以  
事見公風姿秀整氣溫而色莊口不論臧否言不及世  
故獨好問長生之術與方士內外丹之訣熊經鳥伸吐  
故納新之說靡不造其精微蓋自弱齡從事於茲晚歲  
亦專心致志焉曰黃金可必成飛仙可必學故年高而  
齒髮不衰顏如嬰兒殆有得於出世閒法者夫重於內  
者必輕於外故公所至能以身徇義愛民利物不求赫  
赫之名去而人輒思之過嘗辱公之知論薦於朝又與  
其弟元量遊復同閭里講公生平爲詳乃狀其行事以



告當世君子庶幾採摭以誌其墓墟云爾

孫志康墓銘

熙寧初先君通守錢塘孫君介夫使其子志康贄所業以見願畱授經於門下時年未弱冠也先君嘉之使與余長兄遊既卒業歸自是走四方爲文章士元祐閒先君知禮部貢舉志康以薦書來京師先君得其程文於黜籍中擢寘第六人廷試復居第六天下然後知取之者嚴而得之者固自可必也志康居官不碌碌議論勁正有不可犯之色終身不敢畔所學以宣和二年九月

十二日卒於淮寧之私第其子虬泣血以告曰虬先人寡所合仕纔至尙書郎自少至老受國士知者莫如東坡公不得公銘其墓得公子銘之亦庶幾矣敢以外祖黃才叔所狀行事來請過惟志康父子於余家爲世契自鄙亂辱與之遊曩又同宦於并門知之最詳其敢以辭力不能爲解乃爲泣而書之公諱勰志康其字也世爲虔州感化人曾大父長孺故任太子中舍知潯州大父師房故不仕父立節卽介夫也終於桂州節度判官贈朝散郎公賜進士第授奉寧軍節度推官歷冀州幕



鄆州州學教授用薦者改宣德郎知舒州太和縣八寶  
恩及累遷至朝散郎賜五品服自湖外官滿從辟高陽  
太原兩路安撫司機宜文字除知岳州請宮祠除提點  
崇福宮歸於陳公有田在陳遂爲終焉計明年請老又  
明年乃以疾不起享年七十一公弱不戲弄巍然有父  
風讀書無所不貫穿尤長於左氏春秋文詞典嚴有西  
漢風援古證今而折衷之以己居官守正不撓以仁厚  
爲急故所至輒有去思南陽張公幾仲之帥高陽也精  
選幕府士薦紳閒請行者不一幾仲獨曰吾嘗見師是

黃公之壻曰孫郎者不好面諛師是有所談論孫郎從  
旁輒可否之未嘗依違也吾今守邊賓客中不患吾唱  
而無和也特安用之若得斯人則吾知過遂辟與俱在  
高陽八年賓主無閒言幾仲移并門又與之同往過嘗  
見其端笏以遊其庭軍府之政必可而後有所唯諾毅  
然見乎色幾仲爲改容更張之所輔益不可勝紀公以  
文章名世而循循然如不出諸口未嘗恃己以凌物賢  
愚少長待之如一稱其善而掩其過在邊之久雖武夫  
悍卒皆心服其誠而爲之盡最後守岳陽政亦可觀是



時湖北開新邊調發他郡文檄旁午於道公私惴恐公呼豪右百姓與計議於庭曰君父之命不可違吾與汝曹皆任其責出檄於懷賦之曰吾不以付吏不汝追逮特寬爲期期而不至者罰皆倍之千里之間民不知勞而軍需告辦岳陽嘗經火災譙門兩觀鞠爲灰燼公至之數月登城歎曰昔岳陽樓觀以偉麗聞天下今乃沒於丘墟草棘閒不能復前人之跡守臣罪也父老聞之欣然有請曰岳人懷此久矣非我賢守誰當任之有無惟所命公得朝廷所賜度牒與虞人所獻山林巨植鳩

工庀徒而鼎新之不踰年壯峙如昔州人扶老攜幼來觀有自數百里至者皆歎曰孫公不擾吾民不鞭一人而所立如斯召父之甘棠不在是耶故去郡之日人挽留之不得出郊又維其舟使不得去者累日公治郡專用教化視民如家人有爭訟者公爲辯析其理俾自屈服而去古之循吏不是過也平生無嗜好老不廢書如飢渴然善作古篆秦漢而下不取也娶黃氏初東坡公奇其才以語師是乃以其子妻之公晚得痺疾黃夫人躬治藥石相其飲食臥起經紀家事不以毫髮累其胸



中者二年公沒窳窳之事皆夫人自任之有古烈婦之風公文集若干卷傳於世嗚呼風俗之不振也久矣自義不勝利天下之士以容悅爲工端方爲拙有終身爲縣吏妻子至於寒餓而天下指以爲歎又私相以爲戒風俗安得不媮乎而士氣安得不卑也此賢人君子所甚懼者先君常作剛說一篇爲介夫而發歎天下無其人也介夫流落不遇至死不悔志康又不偶於世抱才無所施介夫真有子哉以某年月日葬於某地子一人曰虬事親有立能克其家銘曰崆峒之山章貢之水山

川秀奇鍾於孫氏孫氏世儒一經教子至於志康命世之士師以道授父以剛遺處其有聞出則或祝晚遊諸侯遇其所知翔而後集夫誰敢羈抱其經術卒不少施世無王良驥將安之周士也貴秦士也賤義利之分賢愚斯判斯人云亡後生不見我銘其藏惟以永歎

孫團練墓誌銘

古者天子置衛曰虎賁書云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其來尙矣有宋選擇天下奇才勇士以隸親軍號曰諸班居則以壯國容出則以威疆場故功名之士多由此



塗出大者賜旄鉞其次皆得稱名將故太原府路兵馬都鈐轄孫公其人也公諱貴字和叔其先趙州贊皇人自大父始遷河東平定軍因家焉世爲農公生而異於羣兒不好戲弄旣長狀貌頎然智慮侷儻里人皆異之公亦稍以功名自期志不在畎畝閒也會國家招置新軍公卽自詣太守請補其缺太守馮公惲奇其狀以爲他日必富貴吾所不逮乃畱爲鈐下吏給其衣服俾習弓弩射藝不踰年能挽強超乘絕於等輩是時朝廷詔下諸路選才武以實班衛太守卽以公應詔遣之日祝

曰富貴無相忘其愛重之如此至京師充御龍直人員每較藝常居第一入衛十年天子親御殿閱試諸班以公絕倫遂授東頭供奉官河東都總管司準備差使是歲熙寧八年也丞相韓康公帥太原夏雨不止汾河暴溢欲壞堤敗廬舍亟遣公護築之公晝夜廬於堤上自執朴以巡役人爲危之而公卒不動堤以完安韓公喜曰全吾民者君之力也未幾除麟州橫陽堡兵馬監押議者請麟府封三州巡塞官不宜用內郡人且無邊勞者恐緩急不足倚辦委將臣沙汰之而用土人之有功



者公獨以驍果勇健爲軍馬使張公世矩所借留而不  
遣議者不能奪元祐六年爲河東第一路副將駐橫陽  
堡時夏賊梁乙逋犯麟府衆十五萬諸寨閉壁公獨毅  
然不顧數出奇兵撓擊之殺傷甚多且開門示閒暇賊  
疑不敢近又遣偏裨領騎捕得賊生口盡知其虛實歸  
有日矣乃出家賞募死士從閒道約麟府諸將告以賊  
退期使設伏邀擊其怠諸將議不合賊鼓行而西莫有  
誰何者士氣憤沮於是始服公忠勇而惜其謀之不用  
也公自授官往來河西幾三十年熟知夷虜之情狀山

川之險易部落之多寡故機不妄發及其慮勝而動忠  
義所激則常爲士卒先凡與賊遇大小十九戰未嘗敗  
北捕獲首虜以千計積功累官至昭州團練使爵開國  
伯食邑七百戶崇寧之初左右有言公姓名於上前者  
有旨召詣闕陛對稱旨卽除太原府路兵馬鈐轄大觀  
中陞都鈐轄公老矣邊鄙無事乃學方士養生服餌之  
說無何瘍生於首公曰是命也醫何爲哉疾遂革以政  
和二年六月十九日終於太原官舍享年七十有三政  
和四年七月十二日卜葬於真定府元氏縣某村之新



塋公性沈毅有謀馭士寬簡絕甘分少能得人死力又好調鄉人之急平生所得廩賜施與略盡屬纊之日家無餘貲人為嗟歎然本起於田家子初不知兵猝然見奇於馮公竟有立於世昔唐李勣臨事遣將必觀其人奇龐福艾者付之或問其故荅曰薄命者不足與成功抑亦用人之一端也歟公之曾祖諱同祖諱通皆不仕考諱誠以公貴至太子左衛率府率贈官至左千牛衛大將軍妣李氏贈和義郡太君公娶鮑氏封仁壽縣君子二人長曰翊以戰功至武節郎次曰靖忠翊郎孫男

四人昂昂皆承節郎高承信郎季未名孫女五人尙幼過始官於太原之歲也公已病不及見既沒一作其沒也其子翊狀公行事以來請銘過推孝子仁人思欲揚其親之美其可辭焉銘曰雖甚盛德誰能去兵赳赳桓桓天寶之生公在內朝王之爪牙出衛社稷能執干戈以征則克以守則固惟忠與孝用訓其旅既顯其親亦令其名畢萬七戰死猶有榮不貪天功邊邑以寧子孫縣縣吾是以銘

襄城程先生美中墓誌銘



古者仕而未有祿者君有

一無君有二字

餽焉曰獻使焉曰寡

君雖王公不敢以其位

一作貴

加於匹夫而士亦有不見

公侯恥於鼎肉亟餽亟拜之義秦漢以下風俗不競降志辱身惟利是趨故揚子雲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有以也夫有襄城布衣之士曰程美中素以儒術教其鄉人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獨尚氣節不妄交於人鄉閭皆嚴憚之尊之曰先生蓋嘗有侍從貴臣出守潁昌乃先生之友人也或勸之俾修謁焉顧笑曰我賤彼貴招而往吾猶病之若栖栖其門戶人其以我

微口腹而來祇自取辱焉衆大慙服邑有富人遣其子受經於先生既中甲乙科鄉人榮之而先生澹然無德色其後貧甚或強使謁之以病告陽許諾而卒不往汝潁之士為之口口過與其子稟遊稟又稱其處兄弟之間有難能者曰吾祖昔以財雄鄉里有子五人先生其季也伯仲皆豪放不事生產田園悉為嬉遊費殆盡而先生敝衣蔬食杜門讀書不問有無全兄弟之懽夫孝悌稱於其家厄窮守道稱於朋友抑亦無愧於古之士矣今其亡也可不識乎先生諱彪美中其字也世為開



封長垣人後徙居襄城曾大父悅不仕大父永贈太子中允皆隱居自晦財豪而善施父諱初蚤中九經第仕屯田員外郎性剛直好譏刺大臣以故仕不甚顯母李故丞相沆之孫侍郎師錫之女邑封長壽先生幼而警敏好觀史書不特事科舉學年甫弱冠矯矯自立推重於先生長者皆自以爲莫及襄城舊儒曰楊泌未嘗妄以文許人一見之斂衽心服遂以女妻之由是爲襄城人先生善誨人至誠遇物期於長有成就學者從之如歸相踵登進士第多有顯者然終其身僅能取薦書而

已一命不霑交遊稱屈是命也夫政和七年堯以上舍士貢於京師而先生亦以免解恩將同試於春官未行而以疾終於其家享年五十有九歲在丁酉八月二十五日也子四人曰肅口闕開女一人適孫娛故資政殿學士康公猶子也以某年某月日葬於某地從耐其先肅來請銘銘曰源遠一作深而流長立善必有自也安時而處順秉德必有似一作以也介然乎不羣於物此其性之於已也不報其人而報其德天殆將以昌其子也

斜川集卷五



